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呻吟語 廣喻

劍長三尺，用在一絲之銛刃；筆長三寸，用在一端之銳毫，其餘皆無用之羨物也。雖然，使劍與筆但其銛者銳者焉，則其用不可施。則知無用者，有用之資；有用者，無用之施。易牙不能無鑿子，歐冶不能無砧手，工輪不能無鑽斷。苟不能無，則與有用者等也，若之何而可以相病也？坐井者不可與言一度之天，出而四顧，則始覺其大矣。雖然，雲木礙眼，所見猶拘也，登泰山之巔，則視天莫知其際矣。

雖然，不如身游八極之表，心通九垓之外。天在胸中如太倉一粒，然後可以語通達之識。

著味非至味也，故玄酒為五味先；著色非至色也，故太素為五色主；著象非至象也，故無象為萬象母；著力非至力也，故大塊載萬物而不負；著情非至情也，故太清生萬物而不親；著心非至心也，故聖人應萬事而不有。

凡病人面紅如赭、發潤如油者不治，蓋萃一身之元氣血脈盡於面目之上也。嗚呼！人君富四海，貧可以懼矣。

有國家者，厚下恤民，非獨為民也。譬之於壩，廣其下，削其上，乃可固也；譬之於木，溉其本，剔其末，乃可茂也。

夫壩未有上豐下狹而不傾，木未有露本繁末而不斃者。可畏也夫！

天下之勢，積漸成之也。無忽一毫輿羽拆軸者，積也。無忽寒露尋至堅冰者，漸也。自古天下國家、身之敗亡，不出積漸二字。積之微漸之始，可為寒心哉！

火之大灼者無煙，水之順流者無聲，人之情平者無語。

風之初發於谷也，拔木走石，漸遠而減，又遠而弱，又遠而微，又遠而盡。其勢然也。使風出谷也，僅能振葉拂毛，即咫尺不能推行矣。京師號令之首也，紀法不可以不振也。

背上有物，反顧千萬轉而不可見也，遂謂人言不可信，若必待自見，則無見時矣。

人有畏更衣之寒而忍一歲之凍，懼一針之痛而甘必死之傷者。一勞永逸，可與有識者道。齒之密比，不嫌於相逼，固有故也。落而補之，則覺有物矣。夫惟固者多不得，少不得。

嬰珠珮玉，服錦曳羅，而餓死於室中，不如丐人持一升之粟。是以明王貴用物，而誅尚無用者。

元氣已虛，而血肉未潰，飲食起居不甚覺也，一旦外邪襲之，溘然死矣。不怕千日怕一旦，一旦者，千日之積也。千日可為，一旦不可為矣。故慎於千日，正以防其一旦也。有天下國家者，可惕然懼矣。

以果下車駕騏驎，以盆池水養蛟龍，以小廉細謹繩英雄豪傑，善官人者笑之。

水千流萬派，始於一源，木千枝萬葉，出於一本；人千酬萬應，發於一心；身千病萬症，根於一癰。眩於千萬，舉世之大迷也；直指原頭，智者之獨見也。故病治一，而千萬皆除；政理一，而千萬皆舉矣。

水簽、燈燭、日、月、眼，世間惟此五照，宜調五明。

毫釐之輕，斤鈞之所藉以為重者也；合勺之微，斛門之所賴以為多者也；分寸之短，丈尺之所需以為長者也。

人中黃之穢，天靈蓋之凶，人人畏惡之矣。臥病於牀，命在須臾，片腦蘇合，玉屑金泊，固有視為無用之物，而唯彼之巫巫者，時有所需也。膠柱用人於緩急之際，良可悲矣！

長戟利於錐，而戟不可以為錐；猛虎勇於狸，而虎不可以為狸。用小者無取於大，猶用大者無取於小，二者不可以相諂也。

天喬之物利於水澤，土燥烈，天曠乾，固枯槁矣。然沃以鹵水則黃，沃以油漿則病，沃以沸湯則死，惟井水則生，又不如河水之王。雖然，倘浸漬汪洋，泥淖經月，惟水物則生，其他未有不死者。用思顧不難哉！

鑒不能自照，尺不能自度，權不能自稱，圍於物也。聖人則自照、自度、自稱，成其為鑒、為尺、為權，而後能妍媸長短，輕重天下。

冰凌燒不熟，石砂蒸不黏。

火性空，故以蘭麝投之則香，以毛骨投之則臭；水性空，故烹茶清苦，煮肉則腥羶，無我故也。無我故能物物，若自家有一種氣味雜於其間，則物矣。物與物交，兩無賓主，同歸於雜。如煮肉於茶，投毛骨於蘭麝，是謂渾淆駁雜。物且不物，況語道乎？

大車滿載，蚊蚋千萬集焉，其去其來，無加於重輕也。

蒼松古柏與夭桃穠李爭妍，重較鸞鑣與衝車獵馬爭步，豈宜不能？亦可醜矣。

射之不中也，弓無罪，矢無罪，鵠無罪；書之弗工也，筆無罪，墨無罪，紙無罪。

鎖鑰各有合，合則開，不合則不開。亦有合而不開者，必有所以合而不開之故也。亦有終日開，偶然抵死不開，必有所以偶然不開之故也。萬事必有故，應萬事必求其故。

窗間一紙，能障拔木之風；胸前一瓠，不溺拍天之浪。其所托者然也。

人有饋一木者，家僮曰：「留以為梁。」余曰：「木小不堪也。」

僮曰：「留以為棟。」余曰：「木大不宜也。」僮笑曰：「木一也，忽病其大，又病其小。」余曰：「小子聽之，物各有宜用也，言各有攸當也，豈惟木哉？」他日為餘生炭滿爐烘人。余曰：「太多矣。」乃盡盪之，留星星三二點，欲明欲滅。余曰：「太少矣。」僮怨曰：「火一也，既嫌其多，又嫌其少。」余曰：「小子聽之，情各有所適也，事各有所量也，豈惟火哉？」

海投以污穢，投以瓦礫，無所不容；取其寶藏，取其生育，無所不與。廣博之量足以納，觸忤而不驚；富有之積足以供，採取而不竭。聖人者，萬物之海也。

鏡空而無我相，故照物不爽分毫。若有一絲痕，照人面上便有一絲；若有一點癩，照人面上便有一點，差不在人面也。

心體不虛，而應物亦然。故禪家嘗教人空諸有，而吾儒惟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，故有發而中節之和。

人未有洗面而不閉目，撮紅而不慮手者，此猶愛小體也。

人未有過簷滴而不疾走，踐泥塗而不揭足者，此直愛衣履耳。

七尺之軀顧不如一履哉？乃沉之滔天情慾之海，拼於焚林暴怒之場，粉身碎體甘心焉而不顧，悲夫！

惡言如鴟梟之噉，閒言如燕雀之喧，正言如狻猊之吼，仁言如鸞鳳之鳴。以此思之，言可弗慎歟？

左手畫圓，右手畫方，是可能也。鼻左受香，右受惡；耳左聽絲，右聽竹；目左視東，右視西，是不可能也。二體且難分，況一念而可雜乎？

擲發於地，雖烏獲不能使有聲；投核於石，雖童子不能使無聲。人豈能使我輕重哉？自輕重耳。

澤潞之役，餘與僚友並肩輿。日莫矣，僚友問輿夫：「去路幾何？」曰：「五里。」僚友憮然。少間又問：「尚有幾何？」曰：「四里五里。」如此者數問，而聲愈厲，意迫切不可言，甚者怒罵。

余少憩車中，既下車，戲之曰：「君費力如許，到來與我一般。」

僚友笑曰：「餘口津且竭矣，而咽若火，始信兄討得便宜多也。」

問卜築者亦然。天下豈有兒不下迫而強自催生之理乎？大抵皆揠苗之見也。

進香叫佛某不禁，同僚非之。餘憮然曰：「王道蒞秦而後蹊逕多。彼所為誠非善事，而心且福利之，為何可弗禁？所賴者緣是以自戒，而不敢為惡也。故歲饑不禁草木之實，待年豐彼自不食矣。善乎孟子之言曰『君子反經而已矣』。『而已矣』三字，旨哉

妙哉！涵蓄多少趣味！」

日食膾炙者，日見其美，若不可一日無。素食三月，聞肉味只覺其腥矣。今與膾炙人言腥，豈不訝哉？

鉤吻、砒霜也，都治病，看是甚麼醫手。

家家有路到長安，莫辨東西與南北。

一薪無燄，而百枝之束燎原；一泉無渠，而萬泉之會溢海。

鐘一鳴，而萬戶千門有耳者莫不入其聲，而聲非不足。使鐘鳴於百里無人之野，無一人聞之，而聲非有餘。鐘非人人分送其聲而使之入，人人非取足於鐘之聲以盈吾耳，此一貫之說也。

未有有其心而無其政，如漬種之必苗，蕪蘭之必香；未有無其心而有其政者，如塑人之無語，畫鳥之不飛。

某嘗與友人論一事，友人曰：「我胸中自有權量。」某曰：「雖婦人孺子未嘗不權量，只怕他大門小秤。」

駒駟驚鄰而睡者不聞，垢污滿背而負者不見。

愛虺蝮而撫摩之，鮮不受其毒矣；惡虎豹而搏之，鮮不受其噬矣。處小人在不遠不近之間。

玄奇之疾，醫以平易。英發之疾，醫以深沉；闊大之疾，醫以充實。

不遠之復，不若未行之審也。

千金之子非一日而貧也。日蝕月削，損於平日而貧於一旦，不咎其積，而咎其一旦，愚也。是故君子重小損，矜細行，防微敝。

上等手段用賊，其次拿賊，其次躲著賊走。

曳新屨者，行必擇地。苟擇地而行，則屨可以常新矣。

被桐以絲，其聲兩相借也。道不孤成，功不獨立。

坐對明燈，不可以見暗，而暗中人見對燈者甚真。是故君子貴處幽。

無涵養之功，一開口動身便露出本象，說不得你有灼見真知；無保養之實，遇外感內傷依舊是病人，說不得你有真傳口授。

磨墨得省身克己之法，膏筆得用人處事之法，寫字得經世宰物之法。

不知天地觀四時，不知四時觀萬物。四時分成是四截，總是一氣呼吸，譬如釜水寒溫熱涼，隨火之有無而變，不可謂之四水。萬物分來是萬種，總來一氣薰陶，譬如一樹花，大小後先，隨氣之完欠而成，不可謂之殊花。

陽主動，動生燥，有得於陽，則袒裊可以臥冰雪，陰主靜，靜生寒，有得於靜，則盛暑可以衣裘褐。君子有得於道焉，往如不裕如哉？外若可撓，必內無所得者也。

或問：「士希賢，賢希聖，聖希天，何如？」曰：「體味之不免有病。士賢聖皆志於天，而分量有大小，造詣有淺深者也。譬之適長安者，皆志於長安，其行有疾遲，有止不止耳。若曰跬步者希百里，百里者希千里，則非也。故造道之等，必由賢而後能聖，志之所希，則合下便欲與聖人一般。」

言教不如身教之行也，事化不如意化之妙也。事化信，信則不勞而教成；意化神，神則不知而俗變。螟蛉語生，言化也。

鳥孚生，氣化也。鰲思生，神化也。

天道漸則生，躡則殺。陰陽之氣皆以漸，故萬物長養而百化昌遂。冬燠則生氣散，夏寒則生氣收，皆躡也。故聖人舉事，不駭人聽聞。

只一條線，把緊要機括提掇得醒，滿眼景物都生色，到處鬼神都響應。

一法立而一弊生，誠是，然因弊生而不立法，未見其為是也。夫立法以禁弊，猶為防以止水也，堤薄土疏而乘隙決潰誠有之矣，未有因決而廢防者。無弊之法，雖堯舜不能。生弊之法亦立法者之拙也。故聖人苟立法，不立一事之法，不為一切之法，不懲小弊而廢良法，不為一對之弊而廢可久之法。

廟堂之上最要蕩蕩平平，寧留有餘不盡之意，無為一著快心之事。或者不然予言，予曰：「君見懸墜乎？懸墜者，以一線繫重物下垂，往來不定者也。當兩壁之間，人以一手撼之，撞於東壁重則反於西壁亦重，無撞而不反之理，無撞重而反輕之理，待其定也，中懸而止。君快於東壁之一撞，而不慮西壁之一反乎？國家以無事無福，無心處事，當可而止，則無事矣。」

地以一氣噓萬物，而使之生，而物之受其氣者，早暮不同，則物之性殊也，氣無早暮，夭喬不同，物之體殊也，氣無夭喬，甘苦不同，物之味殊也，氣無甘苦，紅白不同，物之色殊也，氣無紅白，榮悴不同，物之稟遇殊也，氣無榮悴。盡吾發育之力，滿物各足之分量；順吾生植之道，聽其取足之多寡，如此而已。聖人之治天下也亦然。

口塞而鼻氣盛，鼻塞而口氣盛，鼻口俱塞，脹悶而死。治河者不可不知也。故欲其力大而勢急，則塞其旁流，欲其力微而勢殺也，則多其支派，欲其蓄積而有功也，則節其急流。治天下之於民情也亦然。

木鐘撞之也有木聲，土鼓擊之也有土響，未有感而不應者也，如何只是怨尤？或曰：「亦有感而不應者。」曰：「以發擊鼓，以羽撞鐘，何應之有？」

四時之氣，先感萬物，而萬物應。所以應者何也？天地萬物一氣也。故春感而冀壤氣升，雨感而礎石先潤，磁石動而針轉，陽燧映而火生，況有知乎？格天動物，只是這個道理。

積衰之難振也，如痿人之不能起。然若久痿，須補養之，使之漸起，若新痿，須針砭之，使之驟起。

器械與其備二之不精，不如精其一之為約。二而精之，萬全之慮也。

我之子我憐之，鄰人之子鄰人憐之，非我非鄰人之子，而轉相鬻育，則不死為恩矣。是故公僑不如私。舍之堅，驛馬不如家騎之肥，不以我有視之也。苟擴其無我之心，則垂永逸者不憚。今日之一勞，惟民財與力之可惜耳，奚必我居也？懷一體者，當使芻牧之常足，惟造物生命之可憫耳，奚必我乘也？嗚呼！天下之有我久矣，不獨此一二事也。學者須要打破這藩籬，才成大世界。

膾炙之處，蠅飛滿幾，而太羹玄酒不至。膾炙日增，而欲蠅之集太羹玄酒，雖驅之不至也。膾炙微而蠅不得不趨於太羹玄酒矣。是故返樸還淳，莫如崇儉而禁其可欲。

駝負百鈞，蟻負一粒，各盡其力也，象飲數石，鷦飲一勺，各充其量也。君子之用人，不必其效之同，各盡所長而已。

古人云：「聲色之於以化民，末也。」這個末，好容易底。近世聲色不行，動大聲色，大聲色不行，動大刑罰，大刑罰才濟得一半事，化不化全不暇理會。常言三代之民與禮教習，若有姦宄然後麗刑，如腹與菽粟，偶一失調，始用藥餌。後世之民與刑罰習，若德化不由，日積月累，如孔子之三年，王者之必世，驟使欣然向道，萬萬不能。譬之剛腸硬腹之人，服大承氣湯三五劑始覺，而卻以四物，君子補之，非不養人，殊與疾悖，而反生他症矣。卻要在刑政中兼德禮，則德禮可行，所謂兼攻兼補，以攻為補，先攻後補，有宜攻有宜補，惟在劑量。民情不拂不縱始得，噫！可與良醫道。

得良醫而撓之，與委庸醫而聽之，其失均。

以莫耶授嬰兒而使之御虜，以繁弱授矇瞍而使之中的，其不勝任，授者之罪也。

道途不治，不責婦人，中饋不治，不責僕夫。各有所官也。

齊有南北官道洿下者裡餘，雨多行潦，行者不便則傍西踏人田行，行數日而成路。田家苦之，斷以橫牆，一步一堵，堵數焉，行者避牆，更西踏田愈廣，數日又成路。田家無計，乃躡田邊且罵且泣，欲止欲訟，而無如多人何也。或告之曰：「牆之所斷，已成棄地矣。胡不僕牆而使之通，猶得省於牆之更西者乎？」予笑曰：「更有奇法，以築牆之土墊道，則道平矣。道平人皆由道，又不省於道之西者乎？安用牆為？」越數日道成，而道傍無一人跡矣。

瓦礫在道，過者皆弗見也，裹之以紙，人必拾之矣，襲而擯之，人必盜之矣。故藏之，人思亡之，掩之，人思檢之；圍之，人思窺之；障之，人思望之，惟光明者不令人疑。故君子置其身於光天化日之下，丑好在我，我無飾也，愛憎在人，我無與也。

穩卓腳者於平處著力，益甚其不平。不平有二：有兩隅不平，有一隅不平。於不少處著力，必致其欹斜。

極必反，自然之勢也。故繩過絞則反轉，擲過急則反射。

無知之物尚爾，勢使然也。

是把鑰匙都開底鎖，只看投簧不投簧。

蜀道不難，有難於蜀道者，只要在人得步。得步則蜀道若周行，失步則家庭皆蜀道矣。

未有冥行疾走於斷崖絕壁之道而不傾跌者。

張敬伯常經山險，謂余曰：「天下事常震於始，而安於習。」

某數過棧道，初不敢移足，今如履平地矣。余曰：「君始以為險，是不險；近以為不險，卻是險。」

君子之教人也，能妙夫因材之術，不能變其各具之質。譬之地然，發育萬物者，其性也，草得之而為柔，木得之而為剛，不能使草之為木，而木之為草也。是故君子以人治人，不以我治人。

無星之秤，公則公矣，而不分明，無權之秤，平則平矣，而不通變。君子不法焉。

羊腸之隘，前車覆而後車協力，非以厚之也。前車當關，後車停駕，匪惟同緩急，亦且共利害。為人也，而實自為也。

嗚呼！士君子共事而忘人之急，無乃所以自孤也夫？

萬水自發源處入百川，容不得，入江、淮、河、漢，容不得，直流至海，則浩浩恢恢，不知江、淮幾時入，河、漢何處來，兼收而並容之矣。閒雜懊惱，無端謗讟，債來橫逆，加之眾人，不受，加之賢人，不受，加之聖人，則了不見其辭色，自有道以處之。故聖人者，疾垢之海也。

兩物交必有聲，兩人交必有爭。有聲，兩剛之故也。兩柔則無聲，一柔一剛亦無聲矣。有爭，兩貪之故也。兩讓則無爭，一貪一讓亦無爭矣。抑有進焉，一柔可以馴剛，一讓可以化貪。

石不入水者，堅也，磁不入水者，密也。人身內堅而外密；何外感之能入？物有一隙，水即入一隙，物虛一寸，水即入一寸。人有兄弟爭長者，其一生於甲子八月二五日，其一生於乙丑二月初三日。一曰：「我多汝一歲。」一曰：「我多汝月與日。」

不決，訟於有司，有司無以自斷，曰：「汝兩人者，均平不相兄，更不然，遞相兄可也。」（此河圖太衍對待流行之全數）

撻人者槌也，而受撻者不怨槌，殺人者刀也，而受殺者不怨刀。

人間等子多不准，自有准等兒，人又不識。我自是定等子底人，用底是時行天平法馬。

頸繫一重，足荷七尺，終身由之而不覺其重，固有之也。

使他人之首枕我肩，他人之身在我足，則不勝其重矣。

不怕炊不熟，只愁斷了火。火不斷時，煉金煮砂可使為水作泥。而今冷灶清鍋，卻慙空忙作甚？

王酒者，京師富店也。樹百尺之竿揭，金書之簾羅，玉相之器，繪五楹之室，出石之壺，名其館曰「五美」，飲者爭趨之也。然而酒惡，明日酒惡之名遍都市。又明日，門外有張羅者。予歎曰：「嘻！王酒以五美之名而彰一惡之實，自取窮也。夫京師之市酒者不減萬家，其為酒惡者多矣，必人人嘗之，人人始知之，待人人知之，已三二歲矣。彼無所表著以彰其惡，而飲者亦無所指記以名其惡也，計所獲視王酒亦百倍焉。朱酒者，酒美亦無所表著，計所獲視王酒亦百倍焉。」或曰：「為酒者將掩名以售其惡乎？」曰：「二者吾不居焉，吾居朱氏。夫名為善之累也，故藏修者惡之。彼朱酒者無名，何害其為美酒哉？」

有膾炙於此，一人曰鹹，一人曰酸，一人曰淡，一人曰辛，一人曰精，一人曰粗，一人曰生，一人曰熟，一人曰適口，未知誰是。質之易牙而味定矣。夫明知易牙之知味，而未必已口之信從，人之情也。況世未必有易牙，而易牙又未易識，識之又來必信從已。嗚呼！是非之難一久矣。

余燕服長公服少許，余惡之，令差短焉。或曰：「何害？」余曰：「為下者出其分寸長，以形在上者乏短，身之災也，害孰大焉？」

水至清不掩魚鱗之細，練至白不藏蠅點之縑。故清白二字，君子以持身則可，若以處世，道之賊而禍之藪也。故渾淪無所不包，幽晦無所不藏。

人人餅肆，問：「餅直幾何？」館人曰：「餅一錢一。」食數餅矣，錢如數與之，館人曰：「餅不用面乎？應面錢若干。」食者曰：「是也，」與之，又曰：「不用薪水乎？應薪水錢若干。」食者曰：「是也。」與之。又曰：「不用人工為之乎？應工錢若干。」食者曰：「是也。」與之。歸而思於路曰：「吾愚也哉！出此三色錢，不應又有餅錢矣。」

一人買布一匹，價錢百五，令染人青之，染人曰：「欲青，錢三百。」既染矣，逾年而不能取，染人牽而索之曰：「若負我錢三百，何久不與？吾訟汝。」買布者懼，踉而懇之曰：「我布值已百五矣，再益百五，其免我乎？」染人得錢而釋之。

無鹽而脂粉，猶可言也，西施而脂粉，不仁甚矣。

昨見一少婦行哭甚哀，聲似鶯啞，意甚憐之。友人曰：「子得無視婦女乎？」曰：「非視也，見也。大都廣衍之中，好醜雜沓，情態繽紛，入吾目者千般萬狀，不可勝數也，吾何嘗視？吾何嘗不見？吾見此婦亦如不可勝數者而已。夫能使聰明不為所留，心志不為所引，如風聲日影然，何害其為見哉？子欲入市而閉目乎？將有所擇而見乎？雖然，吾猶感心也，見可惡而惡之，見可哀而哀之，見可好而好之。雖情性之正猶感也，感則人，無感則天。感之正者聖人，感之雜者眾人，感之邪者小人。君子不能無感，慎其所以感之者。此謂動處試靜，亂中見治，工夫效驗都在這裡。」

嘗與友人游圃，品題眾芳，渠以豔色濃香為第一。余曰：「濃香不如清香，清香不若無香之為香；豔色不如淺色，淺色不如白色之為色。」友人曰：「既謂之花，不厭濃豔矣。」余曰：「花也，而能淡素，豈不尤難哉？若松柏本淡素，則不須稱矣。」

服砒霜巴豆者，豈不得腸胃一時之快？而留毒五臟，以賊元氣，病者暗受而不知也。養虎以除豺狼，豺狼盡而虎將何食哉？主人亦可寒心矣。是故梁冀去而五侯來，宦官滅而董卓起。

以佳兒易一跛子，子之父母不從，非不辨美惡也，各有所愛也。

一人多避忌，家有慶賀，一切尚紅而惡素。客有乘白馬者，不令人廐。閒有少年面白者，善諧謔，以朱塗面入，主人驚問，生曰：「知翁之惡素也，不敢以白面取罪。」滿座大笑，主人愧而改之。

有過彭澤者，值盛夏風濤拍天，及其反也，則隆冬矣，堅冰可履。問舊館人：「此何所也？」曰：「彭澤。」怒曰：「欺我哉！吾始過彭澤可舟也，而今可車。始也水活潑，而今堅結，無一似昔也，而君曰彭澤，欺我哉！」

人有夫婦將他出者，托僕守戶。愛子在牀，火延寢室。及歸，婦人震號，其夫環庭追僕而杖之。當是時也，汲水撲火，其兒尚可免與！

發去木一段，造神檯一，鏡台一，腳桶一。錫五斤，造香爐一，酒壺一，溺器一。（此造物之象也。一段之木，五斤之錫，初無貴賤榮辱之等，賦畀之初無心，而成形之後各殊，造物者亦不知莫之為而為耳。木造物之不還者，貧賤憂感，當安於有生之初，錫造物之循環者，富貴福澤，莫特為固有之物。）

某嘗入一富室，見四海奇珍山積，曰：「某物予取諸蜀，某物予取諸越，不遠數千里，積數年以有今日。」謂予：「公有此否？」曰：「予性無所嗜，設有所嗜，則百物無足而至前。」問：「何以得此？」曰：「我只是積錢。」

弄潮於萬層波面，進步於百尺竿頭。

人之手無異於己之手也，腋肋足底，己摸之不癢，而人摸之則癢。補之齒不大於己之齒也，己之齒不覺塞，而補之齒覺塞。四腳平穩不須又加搯墊。

只見倒了牆，幾曾見倒了地。

無垢子浴面，拭之以巾，既而洗足，仍以其巾拭之。弟子曰：「”夕手”矣，先生之用物也，即不為物分清濁，豈不為身分貴賤乎？」無垢子曰：「嘻！汝何太分別也。足未濯時，面潔於足；足既濯時，何殊於面？面若不浴，面同於足，潔足污面，孰貴孰賤？」予謂弟子曰：「此禪宗也。」分別與不分別，此孔、釋之所以殊也。

兩家比舍而居，南鄰牆頹，北鄰為之塗墁丹堊而南鄰不歸德，南鄰失火，北鄰為之焦頭爛額而南鄰不謝勞。

喜者大笑，而怒者亦大笑；哀者痛哭，而樂者亦痛哭；歡暢者歌，而憂思者亦歌；逃亡者走，而追逐者亦走。豈可以形論心哉。

抱得不哭孩兒易，抱得孩兒不哭難。

疥癬雖小疾，只不染在身上就好。一到身上，難說是無病底人。

一滴多於一罈，一分長似一尋，誰謂細微可忽？死生只系滴分。

四板築牆，下面仍為上面；兩杆推磨，前頭即是後頭。

白花菜，掐不盡，一股掙□頭，一夜生三寸。

鑽腦既滑忙扯索，軋頭才轉緊蹬杆。

誰見八珍能半飽，我欲一捷便收兵。

水銀豈可蕩漾，沐猴更莫教調。

賦蠶一聯：苟絲綸之既盡，雖鼎鑊其奚辭。

詠輿夫一聯：倒垂背上珍珠樹，高起肩頭瑪瑙峰。